

艺苑记事

# 《连拱坝颂》诞生记

□张宗明



《连拱坝颂》(套色木刻版画) 郑震 丁少中 作

载舞,聚散分布匠心独具,丁少中在不到画面八分之一的幅面上刻了数十个动态各异的人物,足显作者深厚造型功力。为刻好这组场面宏大的人物场景,丁少中挑灯夜战,数易其稿,熬过多少个不眠之夜连他本人也记不清了,为这件佳作的诞生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据今年九十二岁高龄的丁少中先生回忆,当时刻板是刻在一张135×87cm很大的三合板上的,前后刻了一个多月,为了集中精力创作完成这张大版面,那年的春节丁少中都没回家过年,当赖少其得知丁少中未定一因创作而没有回家过年时,还亲自安排专人送来了一只腌制兔子犒劳他俩,创作任务完成后赖少其还给每位作者发了几瓶豆瓣酱算是奖励。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样的关心是令人难忘的,时隔六十年后,丁少中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尺幅巨大的版画印制是技术难度高的活计,往往要几个人协同配合才能完成。《连拱坝颂》一作的印制是由郑震和丁少中共同完成的,郑震负责调色,上色,丁少中进行套色印制。为了避免重色影响画面效果,每遍印刷都要精准地校正位置,加之颜色是油墨,有时还

用油漆,印一张高质量的版面要耗时十天半月,着实不易。所以,《连拱坝颂》当时没印多少,也就几张而已,故而原作在今天看来更显珍贵。丁少中回忆,他当时带回蚌埠一张留存纪念。这件原作在丁少中任教于蚌埠一中时一直挂在校长室中,后在他调蚌埠师范学院任教时没带走,留在一中。

《连拱坝颂》创作完成后,在美术界形成了一定影响,受到广泛好评,被收入1961年出版的全国大型画集《新版画选》,《安徽版画》也将此作收入其中,1962年《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中安徽画入选了11幅作品,《连拱坝颂》跻身其列。

文末,为使读者更多视角地了解这件版画力作,这里要记述两件轶事:一是关于《连拱坝颂》作者的署名。据老版画家关学礼介绍,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他在合肥开创作会时遇到朱曙征,朱曙征认为这张作品丁少中应是第一作者,因为丁少中创作是主体人物,郑震只起了背景。我向丁少中求证时,丁少中全然不知此事,感到非常惊异,并且说同郑震老师共同创作是最大的荣幸,哪还想到署名第一

作者。二是关于“新徽派”版画的命名问题。《连拱坝颂》是新徽派版画早期力作,那么“新徽派”版画由来则要详述一下。据1995年12月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贺明著的《赖少其传》记述,1980年4月在黄山召开的《中国版画家成立大会作品观摩展》,其间,赖少其将安徽版画家的作品组成《安徽版画观摩展》同时展出,李桦在观展后对赖少其说“你在安徽干得很好呀!安徽版画上去了!你开创了‘新徽派版画’”。(1995年12月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贺明著的《赖少其传》417页),这是第一次提出“新徽派版画”这个概念。之后的1983年12月24日李桦写了《祝新徽派版画的出现》,他在文中说:“新徽派”版画的出现是值得庆祝的事……我们以能欣赏这样的新徽派版画而感到高兴。古元也在为《安徽版画选》写的序言《赞安徽版画》中写道“他们继承古代徽派版画的优良传统,予以革新,反映现代生活,赋予时代精神,使古代版画的优点融合于新兴版画的革命传统之中,为创作新徽派版画跨出可喜的一步”。由此,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兴起至八十年代成熟的新徽派版画在新中国美术史中定格现身。

# 黄泥山古今传说

□余庭举 整理编写

黄泥山位于蚌埠市东郊原淮卫镇镇政府西面、徐郢村(狄营村)南面。黄泥山的传说故事有一首歌谣这样唱道:“卫东湾卫西湾,南面有座黄泥山,两个土丘不成山,皇帝御驾自成山”。说的是朱元璋与黄泥山的故事。从前,现在的曹山村、余滩村、陈郢村、淮上村这个区域的南面由于地势低洼常年积水成灾,庄稼颗粒无收,被人们戏称为“南湖”,相传,朱元璋小时候讨饭来到桑里岗丁家庙(现在的朝阳村),在庙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向西北方向现在的司马村走去,刚走到半个时辰,眼前是一片汪洋碧波荡漾,加之是深秋的早晨雾气蒙蒙,朱元璋只好无奈地停下脚步,面对西北白茫茫的水面长叹了这两口气,自语道:“求老天爷保佑,给我这个穷要饭花子一条路走吧”,他闭着眼睛不停地嘴里念叨着同样的话。不一会,他慢慢地睁开眼睛,只见眼前的水中央长出两个大土堆子,他再扫视一下周围,自己已站在高坡上了,于是他喜出望外手持狗棍走向逃生的路。后来,这两个土堆子就被人们神话地说成是朱元璋口吐仙气吐出来的,也有的说是朱元璋要饭到此地累了坐在地上休息时顺手把两只鞋子脱下来磕掉鞋子里面沙子,第二天就长出两个匀称的小山包子,后来由于两个山上大部分是黄泥土,被后人叫作“黄泥山”。那么说起来也怪,黄泥山上为什么不长草不长树呢?这还要从朱元璋说起,朱元璋由要饭花子当上明朝皇帝后料理朝政,夜以继日通宵达旦是经常的事情,唯一

的爱好是,武的驯马、文的作诗,大明皇城周围几十里都是重峦叠嶂山崖交错,杂草树木重生,每每出皇城外驯马都为没有好的地方而犯愁,一次在凤阳西面的尖山(现在贾庵村的万绿山)上驯马,正尽兴时马的后蹄被一根藤条缠绕着,马一尥蹶子,朱元璋从马上摔下来,腰部受伤严重动弹不了,只好传郎中上山为他医治。

还有一次朱元璋特意带着军师刘伯温骑着自己心爱的枣红马来郊外廓城以西郭家湾,一加鞭,马飞奔起来,待跑十里多路后,和刘伯温说:“我今天同你一行主要是寻找一处风水好的驯马场”,说着说着就来到了黄泥山脚下,抬头一看正是幼年时要过饭的地方,他立刻来了兴趣,手一指说:“你看看这两座小山作为我的驯马场何如”,刘伯温称赞道:“此山乃不高不低、山势平缓、多有泥土,且是西、北、东三面低洼,唯独这一高处,意寓三星捧月,更是龙抬巨头之地,适合驯马习武”。朱元璋是真龙天子,一听这么一说,便开怀大笑,加鞭于马连跑几圈而后驻足对刘伯温道:“皇室外天有天、驯马山山外有山,此处甚好啊!我要让这两个山上不长树木、不长草,足矣!”

黄泥山成为朱元璋的心爱之地,军师刘伯温命工匠在黄泥山南山头专门为朱元璋修建了一个六角“宸轩阁”皇亭,专供朱元璋休憩之用,此亭多年后失修早已荡然无存了。

千年古镇长淮卫是朱元璋皇帝登基后亲自封的八大卫之首,因此每年都

要多次来此地,行公干查私盐,他本人喜欢猜灯谜,一次朱元璋在黄泥山驯马后到长淮卫微服私访时,看到一个老人赶着一头灰驴正在磨香油,触景生情,当即出了这几个灯谜让在场的人猜:

一、滴滴铜水黄澄澄,日常生活少不了,一日三餐都有它,调味助餐吃的香。二、远看没有物,近看有一点,一旦热身后,粉碎香彻骨。

皇帝出的灯谜,在场的人无一敢猜,生怕招来杀身之祸,他瞧着在场的人半天都表情凝重,情不自禁地大笑起来,随口把谜底告诉大家说:不就是芝麻油和芝麻吗,逗得大家一阵笑声,打那以后长淮卫的灯谜可出了名了,大人小孩都喜欢灯谜,特别是到每年的元宵和春节满街挂的谜条不计其数,随处可见,不论是谁猜的都给一点小奖励。

黄泥山没有山峰,比较平缓,清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中国向英德两国贷款修建津浦铁路,后来叫津浦铁路,北起天津南到南京浦口,当时黄泥山北面整个作为修铁路的材料堆积场和转运地,直到一九一一年十月南段建成通车,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全线贯通才撤场。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出了为民办学校的好政策,解决农民的孩子有学上上好的问题,就选择了黄泥山南面建设了占地近百亩的蚌埠市第十七中学。

黄泥山曾被周围百姓称为“救命之山”“福祉之山”,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百废待兴,老百姓普遍贫穷,一句古语说的好哇,叫作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为了

生活,山周围十里八乡的人都来山上挖沙子石头卖点钱糊口,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期,政府主导各大队成立了几个采石专业队,进驻黄泥山大规模地进行了开采,特别是一九六八年,蚌埠市要建万岁馆(后来叫科学宫)需要大量的沙子石块,市政府层层动员,全市四十万人每人捐一元钱,施工期间全市各级机关干部、工人、居民、学生全部参加义务劳动。各乡镇组织各村强壮劳动力义务从黄泥山和锥子山拉沙石,义务运往建筑工地,一九八四年六月正式开馆,郭沫若先生亲笔题写了“蚌埠科学宫”馆名。

黄泥山福祉了一方百姓,农民家家盖房起屋,政府修桥铺路都要用黄泥山沙石。几十年过去了,原来两座山的雄姿早已不见了,如今的两座山被掏空了肌体,成了两个深水潭,被当地人戏称为“天池”“金窝窝”“银窝窝”。山周围高低不平错落有致的自然风貌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政府为了解决黄泥山北面低洼地常年积水,庄稼颗粒无收的状况,动员全镇社员开挖一条从现在的曹山街道至长淮卫镇卫东村,全长16公里的保家沟(现在的鲍家沟)根治了水患。原来的“南湖”变成了如今的粮仓。这条沟到了春天,两边油菜花盛开的时候从空中俯瞰像一条巨龙,更像一条五彩斑斓的彩带非常壮观夺目,映衬着黄泥山周边环境显得无限优美,加之有英雄烈士墓和黄泥山串串的历史典故,开发乡村文化生态旅游是一处绝佳之地,我们共同期待着。



阅读笔记

投稿邮箱:  
4034444@126.com

## 《相信》的力量

——读蔡磊的《相信》

□邵红梅

或许是因为职业的缘故,我对“医”和“患”这样的字眼一向敏感。但凡看到有关此类的文字,都会特别留意。所以,当看到董宇辉在东方甄选推介蔡磊的《相信》时,便毫不犹豫地下了单。

读毕掩卷,我对蔡磊的敬佩油然而生。

以前读绝症患者书写的文字,内容大都是作者面对绝症如何乐观豁达,如何与疾病抗争等,读的悲情、同情、难过且感动,当然也心生钦佩。但读完蔡磊的《相信》时,感动之外,没有悲情和同情,更多的是“敬”,敬重!敬佩!敬仰!

2019年,蔡磊41岁。作为电商巨头京东副总裁,他带领团队研发出中国内地第一张电子发票,被誉为“中国电子发票第一人”,身价过亿,年轻有为,意气风发。彼时的他,婚后两年,初为人父,有才貌俱佳的妻和咿呀学语的子,可谓事业家庭双丰收。可就在他人生登峰之时,却不幸罹患了渐冻症,这种罕见病目前没有任何显著有效的治疗方案,无药可医、无医可治。一般存活期2—5年。任谁都可以想象到蔡磊当时那种五雷轰顶的惊悚和跌入深渊的绝望。

面对没有希望的疾病,蔡磊没有坐以待毙束手就擒,快速迈过恐惧、抛下绝望之后,便立即开始奋起抗争绝地反击。他很快做出决定:倾尽所有、用尽资源去攻克渐冻症治愈难题。这是一场与绝望的赛跑,一场漫长的寻找希望的旅程。蔡磊说:在我心中,这个希望是万分之一和百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都是一样的,我都会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也没有考虑过这个希望的大小。哪怕没有这个‘一’,也要去创造‘一’。此后4年间,他用生命燃烧之光,向渐冻症发起了终极挑战,为渐冻症患者及亲属疗愈伤痛点燃希望。他以“颠覆行业认知”的方式进行科研和制药,并将其视为“最后一次创业”。蔡磊把患病后这段极其有限的宝贵时间留给学习、思考和规划,留给投资人、科学家、科研人员 and 公益组织,还有那些可以帮他扩大宣传以引起更多社会关注的媒体。

渐冻症自被发现以来近200年的时间里,治愈率为0,全世界的患者和医生对治愈渐冻症都不抱有幻想。攻克渐冻症,这事几乎没人敢做,甚至没人敢想。而蔡磊不仅想了,还去做了;不仅做了,而且拼了。目前,他已建立了全球最大的渐冻症患者科研数据库,呼吁上千位病友捐献出脑脊液,为研究提供方向转向渐冻症,推动超过100条制药管线的临床试验。

蔡磊用自己的行动证明,生命的逆境往往会让我们不断思考人生的意义。人生本身没有意义,有意义的是我们在有生之年做了什么又延续了什么。面对死亡,蔡磊认为:“我们不过是比别人提前看到了人生终点而已,哪怕那个终点就在不远处,我也仍愿追寻比生命更长久的事物。”“最初的诞生,和最后的死亡一样,都是人生的必然;最初的晨曦,和最后的晚霞一样,都会光照人间。”

《相信》讲述了蔡磊从发病最初的怀疑到面对现实之后的抗争,其间的痛苦、迷茫与绝望,更有拼搏、无畏与希望。包括其治病经历,发起对渐冻症全面进攻的完整过程,对人生的理解,对自己忙碌的前半生的回忆与思考,以及关于亲情和生死的深切感悟。书中不仅能看到波折四起,还看到了绝地反击。

在蔡磊的《相信》中,我读到了震撼、慈悲、强大、坚韧、不屈、力量和奇迹!以及伟大!

感谢蔡磊,让我在人生的冬季读到了《相信》,让我在面对生活中突遇的沟壑感觉无法逾越时,《相信》给了我跨越的勇气和力量。“纵使不敌,也绝不屈服!”是的,不敌又如何?难道要屈服和顺从吗?不!绝不!一定要抗争,一定要奋力反击!坚持打光生命中最后一颗子弹!即便失败,那又怎样?所有的成功都是为不惧怕失败、并且能够面对失败的人准备的。失败是人生的常态,挑战不可能才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所有的事情都是从无到有,从不可能到可能。当一个人心中有信仰、有未来、有目标,失败也就有了失败的价值。面对绝症,别人眼中的许多不可能让蔡磊活成了一骑绝尘,就连健康人也难以望其项背,身患绝症的蔡磊,仿佛是用来完成使命的。

生命于我们而言是脆弱的,一场突如其来疾病、一个无法预料的意外、一场突发的灾难天祸,就会让生命顷刻间灰飞烟灭。我们真的无法预判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生命于我们而言也是坚韧的,它可以无限期的延伸,因为它向人类传递了君子自强不息、生生不息的信念。

“我信,绝境之外的希望;我信,努力之外的可能;我信,生命之上的意义。”这是写在《相信》封面上的几句话。这些文字和蔡磊的人生一样有力量。相信《相信》的力量,不是有希望才去努力,而是努力了才会有希望。当你在生活或工作中遇到困境甚至绝境、感觉撑不下去的时候,请读读蔡磊的《相信》,体验《相信》的力量。相信你一定可以从中找到力量!看到希望!

张公山下 李玉芝 摄



张公山下 李玉芝 摄